

幽深的巷道尽头，特像藏了什么秘密。我说，张大哥，我闲来无事，上你家坐一会吧。

张破烂停住脚，回头，很拘泥的样子。他说，我没家，我家不在这，是租的房子。我说，租的房子，也是你的家呀。他吱唔着，要不，下次？我说，我去看看吧，坐一小会就走，不耽误你收破烂。他说，那走吧。我知道，他是极不情愿的，但是碍于情面。我不管那些，装傻。有时候，人装傻，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
他个子比我高大，整个人将胡同里的视线挡住，我跟在他身后往前走，像是走在一个山洞里。转了几个弯，过了两条巷道，他停下来。我看见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，门上有几处黑漆脱落。进到门里，是一个小院子，里面还有一道门。院子干净。有一棵枣树，树下有一只条石凳，石凳旁是一块菜地，长着绿色的青菜，青菜散发着浓烈的香味，这香味让人似曾相识。我问，这是什么植物？我所以这么问，是怕出错，我搞不清那是菜还是花还是草。他说，荆芥。

荆芥！我十几年都没吃过。我到东北后，就再也没见过这种菜。虽偶尔回乡，都错过了季节。我小时候，是多么爱吃这个菜。见我露出惊讶之态，他说，你认得。我说，我老家有，好多年没吃过了。我问，张大哥是湖北人，他说不是，是安徽的。我说，啊，那也是半个老乡。

墙上挂着塑料袋，他从墙上扯下一只，蹲在地上，掐着荆芥。那一米见方的荆芥，都让他掐了头，留下参差不齐的荆芥秆。他把那鼓鼓囊囊的一袋子荆芥递给我，说，给你的，炒肉，或清炒黄瓜，或煮面条，下水饺，放些在里面，好吃，特别香。我说，我不要，再说，你给我了，你吃啥？他说，还有呢，昨天摘的，还没吃完。这是他善意的谎言，那很整齐的菜地，没有被掐过的痕迹。我不要，他坚持要给，我就拎了袋子，抓了两把，放在条凳上。那个条凳并不脏。

我不知道北方还能种荆芥。他说，能的，只是没有南方长得高长得旺，但也能活。

我一直等着他打开院子里的那道小门，我想进去坐一坐，他没那意思。我提示他。我指着里屋的门说，你住这里？他说，是的。他说，租的。我说，我能进去看看吗？他再次现出窘迫之态。他说，太乱。我说没关系。他并不去打开门。他沉默着，窘迫依旧，我就没再为难他。我道了一声谢，走出院子。他在我身后。我们转弯抹角，过了几条巷道。他一直把我送到胡同



插画 / 苏向宁

出口。拿出手机拍照，我记下了这个胡同。

校花不喜欢荆芥，说味道太冲，不如香菜好吃。我说，香菜只是调味品，荆芥可以单独当菜吃。校花不接受，但她还是按我所说的，把荆芥炒给我吃。我夹起荆芥，一团一团往嘴里塞，尽管相比记忆中的味道，它相去甚远，我吃的是新鲜。

五六天后的一个正午，我家的门被人敲响，我以为是送快递的，打开门，是张破烂。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，鼓胀着，像装了空气。他说，荆芥，给你们们的。我非常高兴，比荆芥更让我高兴的，是他有这份心情。我让他进屋坐，他说，不了，倒骑驴还在楼下呢。我说，没事，小区里没人动。他说，不了。他说，荆芥没洗，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吃，洗了，就不好存放。你们条件那么好，别的看不上，也就这老家的荆芥，你不嫌弃。他说这话时，显得不好意思地，好像他不是给我们东西，而是向我们索要。他走了。校花朝着他的背影说，